

猫的诱惑 4

橘文泠 著

通往麒麟大陆的通道再次被打开，
希希的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



中国卡通 文字书

橘文泠 著

猫的诱惑 4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猫的诱惑. 4 / 橘文苓著. —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8-2669-2

I. ①猫… II. ①橘…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6264 号

MAO DE YOUHUO 4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责任编辑: 胡纯琦
执行编辑: 李坤阳
美术编辑: 朱向伟
责任校对: 张莉

原 著: 橘文苓
插 图: TOCStudio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h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4.5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5 千字

印数: 18500 册

ISBN 978-7-5148-2669-2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自序

一起走过好远的路

○橘文冷

非常喜欢的剧集开头有句著名的箴言：“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勇踏前人未至之境。）。此时，我忍不住要想起这句话。

因为《猫的诱惑》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长篇系列，所以在创作它的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差不多一直在做各种写作上的尝试，引入新的人物，做新的架构，在我有限的阅读储备范围内，尽量写一些我没看到过的、不与其他人重复的内容。

好吧，虽然有人说所有的情节都是已经有人写过的，但我还是想要试着去超越一下自己。说真的，写文尤其是写长篇特别是像《猫的诱惑》这样时间跨度比较长的系列，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在做一次未知目的地的旅行一样，你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发生哪些



事、看到如何美丽的风景。

而这种未知性或许就是写作这件事最为吸引我的那部分。我，或者说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冒险精神吧？就像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些在野地里游荡的猫一样，永远不怕自己会被好奇心给害死。

当然了，除了这种面对未知的愉悦之外，能够写出一个好的故事也是每个写故事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说起来相信很多人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我的答案是安徒生——他将所有人们所熟悉的、足以令人感到恐惧和害怕的东西都幻化成了诗意的描述。《夜莺》里的皇帝在弥留时最终意识到自己选择了披满华丽珠宝的机械鸟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年幼时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很解气，甚至认为夜莺毫无必要再回来救他。而如今看到，才觉得这像个隐喻——爱和宽恕战胜狭隘和虚荣。

有种默默被惊艳的感觉。

忘了以前在哪里看到过，说是好的作品总是随着读者的成长而成长，你今日看它是这样，十年后看它或许就是另外一种心境。而那时我还未曾提笔，所以并不能理解这句话有多么精辟入理。



直到今日，自己开始写文了，才明白这是一部作品能够达到的最令人欣美的境界。

不过说真的我其实并没有那个野心，《猫的诱惑》说到底还是写给某些人看的——愿意相信这世上有些特别的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生活中总是充满小小奇迹的那些人，我想他们会比较喜欢这个系列。

那些对我说“橘子姐这个故事真好看”的读者，我感谢并且真心喜爱他们的乐意相信。同时虽说是没有太大的野心，但是在每次打开文档、每次设计一个新的桥段时，我所想的仍旧是这样一件事——

希望这套书能够陪伴大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就算有一天水到渠成真的要分开了，留下的也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关于尔儒和希希的，关于白石的，关于那只黑猫的。

总之，谢谢喜欢这本书的你，希望它能陪伴你度过一小段快活的美好时光。

开卷有益，与各位共勉。

目录

第1章 来自清禾角的邀请函

001



第2章 唤作云蔻的女孩儿

037



第3章 尔儒的契约

075



第4章 希望的微光

111



第5章 留下的和离去的

147



番外篇一 千湖月的独白

201



番外篇二 栗二的奇幻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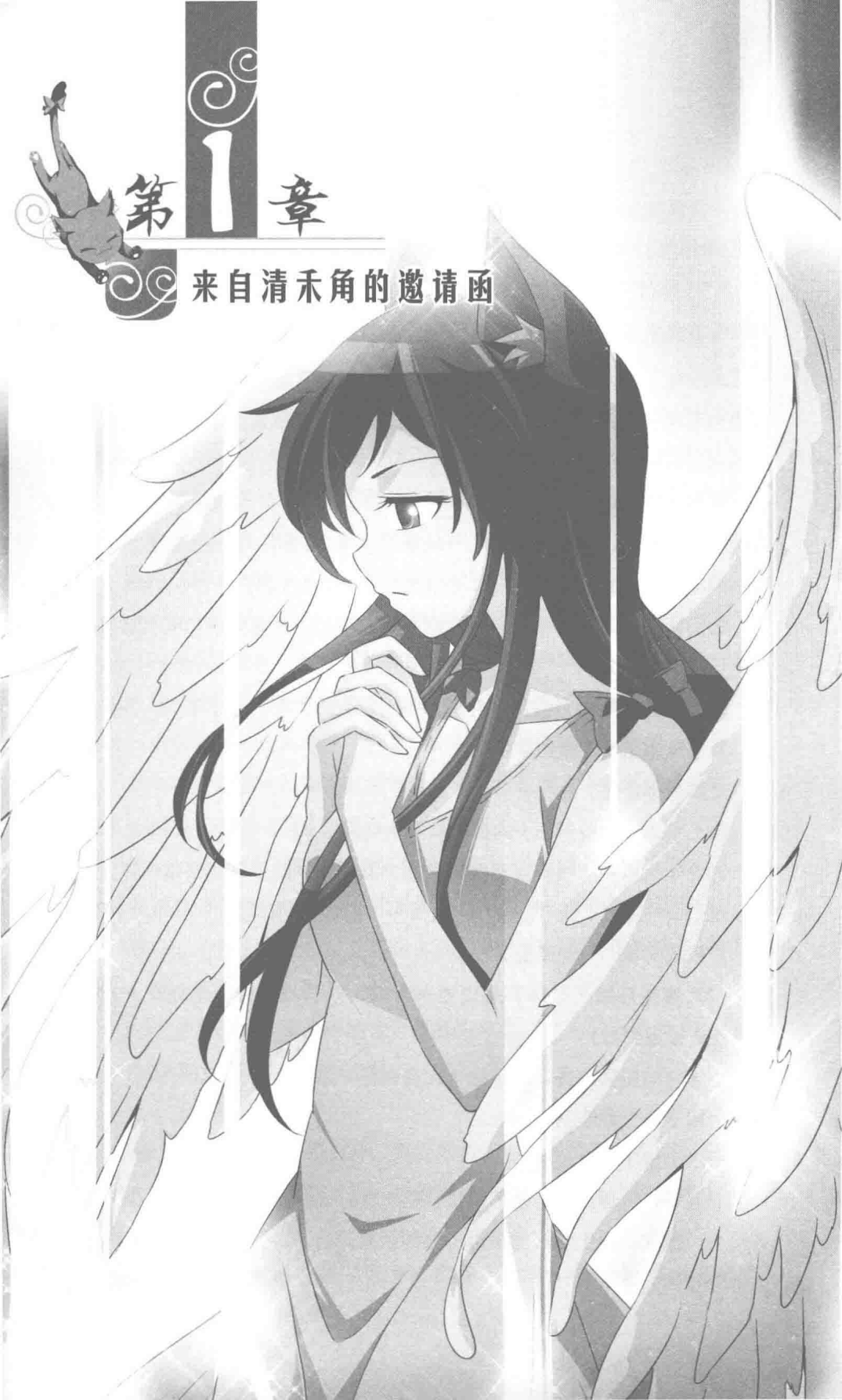
217





第1章

来自清禾角的邀请函





时光不知不觉溜到了仲夏的末尾，白天的时间越来越长，气温也早已没有了可称凉爽的时段，但夏日并非不受欢迎——它拥有比其他季节更为明澈艳丽的蓝天，长到极盛的草木在阳光下散发的清香，还有暴雨后的彩虹与千姿百态的云朵。

诸多可喜之处。

半个小时前，白石就经历了一场暴雨，雨后初晴，天空现出彩虹，被雨水冲刷过的地面也随着水分蒸发而散去了不少热度。

白石学院隐秘的池塘边，拱顶圆亭里白寒武正捧着本书，享受这难得的夏日凉意。

忽然他灵敏的听力捕捉到有脚步声正向这边传来，步子不大，但是很急，听起来像是低年级的学生。

他知道那是谁。

合上书本，他看到小小的身影从灌木后闪出来。

许墨辛大口喘着气，显然跑了很久，看到他之后小鬼的眼睛一亮，加快步伐一口气跑进了圆亭。“小白哥哥……总算找到你了。”

“找我有事？”他微笑着说。

“比赛要开始了！你不是说要来看吗？”许墨辛拉着他就往外走，“再不去就迟到啦！”

小学部的船模比赛，为了这个比赛许墨辛熬了好几个晚上——这件事白寒武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小鬼才会这么着急。

“等等，阿墨。”他停下脚步，蹲下身好让自己的视线能与许墨辛的齐平，“抱歉，学生会那里再过十分钟就要开会了，我保证会议一结束就去替你加油，好吗？”





他双手合十做恳求状。

如果男孩更年长一些或者更为任性一些的话，大概会立刻意识到他这是在找借口不去看比赛，继而想尽办法撒泼耍赖要求他兑现之前的承诺。

但许墨辛只是愣了愣，然后无可奈何地撇了撇嘴：“那好吧。”

男孩很失望，这让他有点罪恶感，不过他也快习惯了，面对许墨辛，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抱歉。

想要得到传说中那位伟大学者的遗物就必须打开异空间，他为此不得不破坏自己加诸许墨辛身上的记忆封锁，使得男孩再次经历曾经的伤痛的记忆。

虽然事后许墨辛再度忘了那些伤痛，甚至不记得他解开封锁的事，但这并不能消减他的过错。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愧疚与不安不会随事情的结束而消失。

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就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总之许墨辛相关的记忆已经再次封锁起来，因此男孩保留了之前对他的崇拜和亲密。

这让他有了稍作补偿的机会，放学后的学习指导也好，像这次一样的课外活动也好，他认真地做了一个“大朋友”能做的所有事情。

连男孩的监护人伯夜都会笑着说：“小白你简直像阿墨的大哥啦。”

当时在一旁的尔儒脸都黑了。

是的，当然了，比起毫不知情的伯夜，详知许墨辛经历了什么的尔儒可没那么容易再次认可他。但是希希说阿墨什么都不记得反而比较好，免得伤心，也没有阻止他继续接近男孩的意思。并且在希希的坚持和说服下，尔儒也同意了这一做法。

一切如常，或许是最好的愈合裂痕的方式。

但这并不代表某人就不介意……

他和许墨辛在小路口分开，看着男孩向赛场飞奔而去，他却没有像之前说的那样去学生会的办公室，而是掉转方向，拐进另一条能通往赛场的小径。

船模比赛的赛场设在了大学部的露天泳池，此时能够进入赛场的





人——伯夜，尔儒，还有翎风和菲儿都已经在泳池边等着替许墨辛加油，至于他，以及另一个不太方便出现在很多人面前的家伙……

“哇哦，这里视野真不错。”

游泳馆墙外最高的那棵香樟树，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灵活身手爬上隐蔽性最好的那根树杈，这个高度刚好可以将泳池的赛况一览无余，而茂密的枝叶既能保证他不被人发现又能遮阴，简直堪比VIP包厢。

就是高了点。

当然这里并非只有他，黑色的猫已经盘踞在此多时了。

“其实小白你为什么不去赛场呢？阿墨会很高兴的。”希希摇着尾巴问。

“但是尔儒可不乐意看到我，”他指出这个事实，“再说，你一个人在这里看不是很无聊吗？”

“这倒也是。”黑猫再度趴了下来，打了个哈欠。

而他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希希，心里却并非表现出来的那样轻松，刚才说出口的两点固然是他此刻坐在这里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他现在不便表示出来。

那就是他有点担心。

最近希希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并不是因为他，虽然之前为了打开学院建造者的异空间他是做了很过分的事，但希希应该是已经原谅他了（即便不是以他期望的方式）。

也不是因为许墨辛，小鬼的记忆自行再度封锁，现在能吃能睡活蹦乱跳，根本就不用操心。

而是因为之前在清禾角的经历，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那个叫奇岚河的青年。

他还记得那天，自己躲在奇家的外面，窥视到的一切——

“那时，我就不该把你带回来。”在大叫着让尔儒和希希滚出自己的家之后，奇岚河忽然又叫住了黑色的猫，然后说出这样仿佛带着无限怨恨的言语。

青年是希希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希希





唯一的依靠。然而也是因为希希的缘故，他的恋人在那一天去世了。

所以他想青年一定很清楚那些话会对希希造成怎样的伤害。

青年是故意那么说的。

失去了最重要的那个人，理智和同情心也跟着消失了。

如果自己失去希希，也会变成那样吗？

他忍不住又看了看黑色的猫。

不，不会。

不是说他不会变成那样，而是他不会允许自己就这样失去希希。

即便现在的情况是希希并不需要他……他想起了不久之前的那个夜晚。

因为擅自解开许墨辛记忆封锁，又害得她和尔儒身陷险境，他特意跑去向希希道歉，她原谅了他，但是当他问出“我是不是已经永远失去了成为你最重要的那个人的机会”这句话后，希希沉默了很久。

最终她一声叹息，说：

“你依然是我重要的朋友，小白。”

这应该算是委婉地承认了这一点——他恐怕再也无法成为她最重要的那个人了。

然而确认了这一点之后他却如释重负，因为在同一时间他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无论希希怎样想都好。

她对他而言是最为重要的这件事，才是唯一的事实。

而就像在一个繁杂的谜题中找到一处线索，当他认清这个事实后，其他的事也变得明晰起来——再也不做会让希希伤心的事。

他在心里如此发誓。

至于过往的那些执念，族人，不公正的待遇，被流放……如果有心里最在意的那个人在的话，或许他也可以将这个世界当成自己新的归宿，开始新的人生。

“啊！开始了！”黑色的猫忽然跳了起来，他回过神，向下俯瞰过去。

泳池里所有的船模已经下水，他凭借绝佳的视力立刻在人群中找到了





许墨辛和尔儒他们的身影。

一声令下，所有的帆船，就像它们的原型曾在大航海时代的岁月里做过的那样，如同离弦之箭一般驶向了精确缩小的银涛碧浪。

关于比赛有句至理名言：重在参与。

当然提这句话并不是说许墨辛惨败了什么的，恰恰相反，他的“达尔文号”在比赛中得了第三，对于一个第一次自己动手做船模的孩子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但许墨辛还是有点不高兴。

最后还是靠伯夜的宽慰才让他不再那么耿耿于怀，不过他还是立志下次比赛绝对要得第一。

“真没想到阿墨会这么认真。”回家的路上，尔儒边走边向背包里的黑猫复述着刚才比赛时的情形，“最后一个来回，他全程跟着船跑，我真怕他会掉进水里。”

他说着说着笑了起来，却没有听到意料中的反应，“希希？”

黑色的猫这才闷闷地“嗯”了一声。

“说起来，你在哪儿看的比赛？”

“游泳馆墙外那棵香樟树上。”

“是吗？那很高啊……”

“嗯。”

接着是好一阵沉默。

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话题了，情急之下也没得挑了，“那么……那家伙也在那里？”

对，就是说白寒武，自从上次“收藏室异空间事件”后他就开始称呼对方为“那家伙”了。

如果不是希希说一切都保持原状对阿墨比较好的话，他才不会让那家伙再靠近他们三米以内！奈何阿墨在那以后对白寒武依旧亲热得很，他虽然心里很气，但也没办法。





“是啊，尔儒你又叫小白‘那家伙’了！”希希提出了抗议，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给他来个长篇大论的摆事实讲道理，而是在长长地吐了口气之后完全沉默了下来。

真是有点不妙，他想。

他当然知道希希为什么会这样，却毫无办法可想，再次搜肠刮肚一番后，他想——

要不以毒攻毒吧？干脆和她聊聊奇岚河的事。

烦恼这东西，说出来就会好很多。

“咳咳……”他清了清嗓子，正考虑怎么开口，忽然肩上一轻，黑色的猫从背包里跳了出去。

前方不远就到家了，不过看着小小的黑色身影一溜烟儿向家门跑去，他不禁诧异：原来希希这么想回家吗？

然而黑色的猫上到台阶之后便不动了。

他快步赶过去，惊讶地看到黑猫正按着一封信。

“是岚河的信。”

希希的语气里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的确很奇怪。

他则看着那封信，这样想。

说起来在如今这个时代，传达讯息的手段数不胜数，电话、短信、聊天软件、视频，任何一种都要比寄一封信来得简便快捷，甚至就算是寄信，电子邮件也要方便得太多。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的话，也正是因为如此，手写书信才更显得特别。

没有比能拿在手中的东西更能让人体会真实感了吧？虚拟化的电子信息完全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这种真实感简直令人喜悦。

当然尔儒能够理解这种喜悦，但是喜悦成希希这个样子也真是有点夸张。





信的确是奇岚河寄来的，不过希希没有立刻打开这封信，而是在变回人形后拿着信在客厅里一连转了好几个圈。

“打开看了再高兴也行啊。”他看着忍不住说道——不是想泼希希的冷水，但是回想上次和奇岚河见面时的不欢而散，他真担心这信的内容。

可希希似乎胸有成竹：“不用啦，看这里就知道岚河他已经原谅我了！”她说指着给他看信封上的图案。

一只黑色的猫仰头望着一枝铃兰，他原以为是信封上的印花，但希希指出后他发现不是了，更像是个图章，并且仔细看的话那黑猫的模式有点像希希的剪影。

说起来，铃兰是幸福的意思……菲儿最近在帮忙筹备花道社，托她的福，他和翎风莫名其妙地知道了不少所谓的“花语”。

“这个章是很久以前刻的。那次岚河跟我吵架，互相不理睬了好久，当然后来还是和好了，他就刻了这个章，说道歉的话总是很难说出口，我们就约定以这个图案为标记，看到它就说明送出标记的一方在求和了。”

希希看着信，目光中满满的都是回忆。

又是一件他从不知道的事，这下轮到他沮丧了——为奇岚河能如此轻易左右希希的心情这个事实，深吸一口气，他再次催促道：“快点打开看看吧。”

希希点了点头，灵巧地挑开了信封的封口。

“嗯？”

奇岚河这家伙，真是很懂得怎么给人找麻烦。

两天后的中午，在去往清禾角的火车包厢里，尔儒看着窗外的景色这样想，然后低头再看了一遍手里的信——

如果我上次的无礼行为还能够被原谅的话，希望这个周六的下午两点你和尔儒能够来我家，有些事我希望能当面告知。





这句话就是信的全部内容。

真是的，有什么事在信里一并说了不就好了吗？非要他们跑一趟。

还说什么如果能够被原谅的话……明明知道希希不可能不原谅他。

这时火车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就要到清禾角了。他偷偷看了看希希，一路上黑色的猫都很沉默，显然很快就要再见到奇岚诃这件事让希希有点压力。

也是，那么激烈的冲突后，这次见面绝对会很尴尬吧？

然而当火车停稳，他们上到站台之后，他发现自己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怎么面对奇岚诃而已——

“你怎么在这里？！”

看到挥着手向他们跑过来的白寒武时，他和希希不禁异口同声地喊道，幸好这时候站台上人声嘈杂，没有人注意到“有猫在说话”这件事。

“我听阿墨说你们今天要来这里，想起上次还有些地方没逛到，就顺便过来看看。”白寒武十分自然地说。

“哦。”希希应了一声，像是接受了这个说法。

但是这也太离谱了好吗！

什么“顺便”啊，几个小时的车程，有这么“顺便”的吗？还有清禾角才多大的地方，是多少景点要逛？！

这时希希从他肩上跳了下去，径自走向出口，他和白寒武一起跟了上去。并肩走了几步，他忍不住压低声音问：“你到底来干什么？”

“不关你的事。”白寒武冷冷地笑了一下。

这让他觉得有点不妙：“喂，跟你无关的事你可不要随便插手。”要说白寒武此行与奇岚诃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宁可相信太阳是方的。

“需要我提醒你吗？”并肩而行的少年虽然是在对他说话，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上次如果不是我插手，某人的情况可是不太妙。”

“你！”

他气结，却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上一次清禾角之行，希希因为被奇岚诃赶走而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情绪的巨大波动导致她一直以来隐藏的





力量失控了……

想起当时的混乱情形，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白寒武发出了一声嗤笑。

然后他们俩同时加快脚步，追着黑色的猫而去。

就好像要印证自己只是来游玩的说法，出了火车站后白寒武就和他们分开了，但这一次尔儒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家伙八成会在暗中跟着自己和希希。

可这也只能是想想，他没有证据，而且……

他担忧地看着一旁迈着标准猫步的黑猫，万一希希再发生像上次那样的情况，没有白寒武还真不行。

真是……

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他和希希以最快速度抵达了奇岚诃家，从外面看上去一切似乎毫无异状，连房屋两旁的花架和草坪都整理得好好的……

“嗯？”他忽然出声，希希吓了一跳，问：“怎么了？”

“没什么。”

他不想希希分心，不过是说……刚才他看到了一只好大的月神蛾，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但离谱的是那只漂亮的昆虫忽然间就凭空消失了。

是自己压力过大眼花了吗？

这时黑色的猫已经跳上花架，伸出爪子准备摁响门铃。

可是在门铃响起之前门就被拉开了，奇岚诃看着他们微笑道：“刚好两点。”

随后青年请他们进去，他扫了一眼室内，一切都和上次来时一样。

但这反而有点奇怪，文音去世了不是吗？

他也失去过亲人，虽然那时还年幼，但他清楚地记得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为避免睹物思人很多东西会被收起来。但一时间